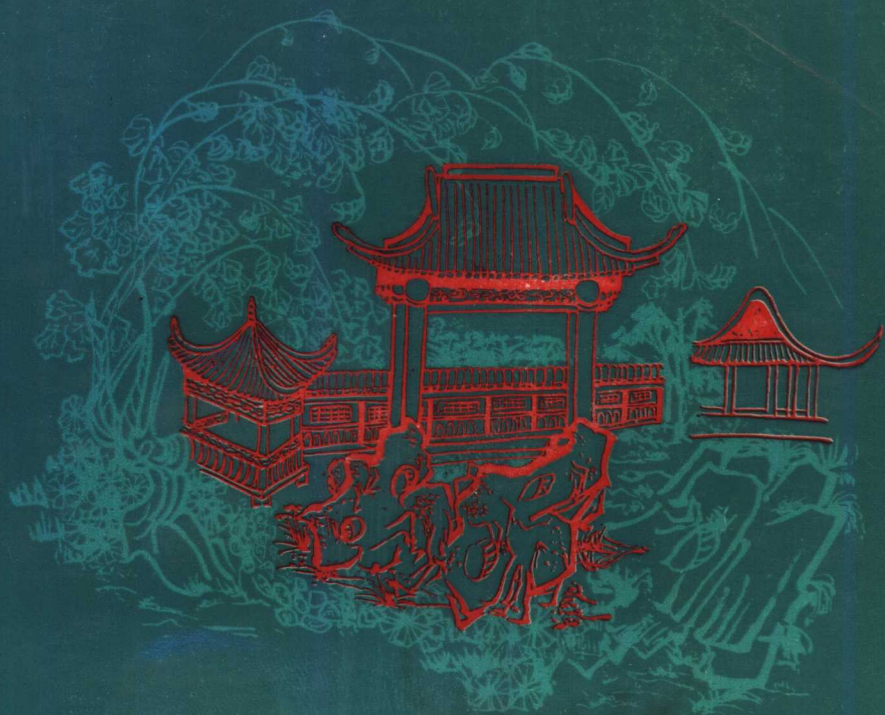




快心編 下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快 心 编 (下)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

快 心 编 (下)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3,000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8 3/4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责任编辑: 林 辰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统一书号: 10158·965

定价: 1.75元

目 录

第一回	脱奸谋侍儿有智 抢新妇公子无缘	1
第二回	娶丑妻甘心忍气 偷美婢积恨成仇	25
第三回	喜儿硬证鸳鸯鞋 张哲义认螟蛉女	43
第四回	焚贡院天庇奇才 猎上林君嘉神箭	61
第五回	石佩珩两处执柯 刘世誉一场春梦	84
第六回	看告示唬杀白头人 避江涛搭救红颜女	112
第七回	裘翠翘尼院题诗画 石佩珩浙省勘河渠	135
第八回	解忿争倾谈见画 拯溺冤惊妒逢妻	150

第九回	捷春闱李公得婿 居武宪柳子迎亲	177
第十回	希慙先登高自作孽 凌驾山看雪鸟鸣冤	198
第十一回	裘翠翘片言讎自杀 张婉玉百两怨平消	226
第十二回	赐完婚三生遂愿 成巨族四姓荣封	258

第一回

脱奸谋侍儿有智 抢新妇公子无缘

词曰：

坦途谁料起风波，鬼域人情可奈何。赖有灵心先觑破，堪贺！荆山美璞幸无磨。洞房拟便生春色，未必，那见鸾凰入网罗。从此奸谋何处使？休矣！但教羞闷酿沉疴。

——右调《定风波》

前集说那李丽娟，因叔父再思强预婚姻之事，愁恨万端，正与兰英切切私语。忽见再思又上楼来，蹙额道：“侄女，你可知道一桩奇祸？”丽娟失惊道：“有甚奇祸？”再思道：“你爹爹不好了！”丽娟大惊道：“爹爹有甚不好，叔叔那里得信？”说罢，潸然泪下。再思道：“方才我在州前，有管塘报的向我说‘有角公文，报令兄大人在宿迁地方被贼放药箭，射中肩窝，命在呼吸’。我想，药箭好不利害。凭你强壮少年也经他不起，何况你爹爹年老，却怎当得这般毒箭，料来是不好的了。”丽娟放声大哭，兰英亦哭起来。二娘等以及家人媳妇们听见哭声，都来问询，那时间合家闹得沸反。二娘道：“二爷此信可真，不要是那人说

谎。”再思道：“我去取报看的，果系是真。”丽娟道：

“侄女是女流，不能出门行走。叔叔乃是至亲手足，相求速往宿迁探问。倘爹爹病重，叔叔也好料理；若平安无事，连忙寄信回来，使侄女心肠放下。万望叔叔念骨肉至情，不辞跋涉走这一遭。”说罢，便向再思跪拜，二娘慌忙扶起。李再思见侄女那等恳切，本待回他不去，却碍着自家弟兄，怎好不理；若去到宿迁打探，又因世誉的亲事在心。只得含糊道：

“那有什么说，只是我有一节要紧事不曾就绪，须俟一、二日方可。”丽娟含泪道：“方才叔叔说，命在呼吸，倘去迟了，便不济事。”再思笑道：“此去离宿迁有半月多路，他那里报来已是半月。我即连夜飞去，倘前日发报之后，即便危笃，我去原不及了。”丽娟见说有理，道：“既然如此，叔叔把事体速速料理完讫，恐担延日子了。”再思道：“那个自然。”说罢便下楼去。丽娟思量父亲，又复痛哭。二娘苦苦劝慰，方才住泪。便叫王忠，分付随二爷往宿迁去，即付了盘缠连夜打点行李。又叫张惠去问卜求签，都说性命无碍，丽娟心上那能释然。

且说李再思，虽许了侄女一两日后起身，其实心下原不作料，倘侄女再来催促怎生抵赖。猛得一计，连忙差一心腹小厮叫做喜儿，去买了一服巴豆丸，私自吃下。停了半日，却也作怪，那些药料治病不见效，发病立刻见功。果然的一会儿，肚里天翻地覆，大叫疼痛倒在床上，手舞足蹈。吓得二娘手忙脚乱，不知为何。小桃早到丽娟处报知。丽娟道：

“今早好好的，为何这般光景？”即走过来探问。再思只管

哼哼的。忽然叫道：“拿净桶来，我要解手。”小桃星飞取来。掀开了盖，才坐上去，粪门后好象装了漏斗一般，直泻黄河，口中连牵打噎。忽然身子一倒，把一净桶的尿屎倾翻了一楼板。再思浑身弄得肮脏，希臭满楼，臭气熏天。丽娟立脚不定，走回自己楼上，暗自思忖，好端端的人，一霎时便染此暴病，却也奇怪。

你道李再思吃了巴豆丸不过漏泻而已，怎么便至打噎跌倒。原来是故意如此装得凶险，好掩人耳目。那时二娘、小桃等替再思通身换了衣服，扶他床上睡了。一面着丫鬟们打扫楼板，烧香熏过，便叫家人去请医调治。医生来看过，说是霍乱吐泻症候，却来得险些，脉息浮而无力，须慢慢的调养精神，扶起脾胃，要好等半月，切不可动气劳碌。

一连着床困了两日。丽娟日至床前问询，见叔叔动弹不得，便与他商议。再思停了晌时，方有声无力的道：“我本欲即去宿迁，看你爹爹消耗，那知我今忽然犯这暴病。等好起来，不知几时脱体。你爹爹处也不可缓，应该先打发王忠去。我的性命不知在那里哩。”说完闭了两眼，睡着了。丽娟回房与兰英商议，兰英道：“既然二爷去不得，只有差王忠去，没有别样商量。”丽娟乃叫王忠来，分付道：“今日曾打听得塘报如何？”王忠道：“今日小的去查，却好有塘报来，官军尚围着宿迁，没有别话，正要来禀上小姐。”丽娟道：“如今二爷抱病不能出门，你到明日先独往宿迁去罢。我也没有写书，但对老爷说，闻知被箭消息，故差来看视。倘未痊愈，你且住那边伏侍几天，等好了回来，先须差人回

来报我。老爷若已好了，你就回来罢。万一凶险，千万小心料理。”说到此处悲咽不胜。王忠道：“小的一总理会得，前日已将行李打点停当，明日就起身去。”即向丽娟磕了头，下楼去了。到明早，王忠一人一骑便向宿迁进发。丽娟时常差张惠往报房查看，到家来回音时，丽娟便捏着中指的忍，惟恐说出凶险的话来。见说都没恁歹信，也稍放下些心。

一日，同兰英在窗前绣鞋，只见二娘走到。丽娟迎住问道：“叔叔两日来身体如何？”二娘道：“也只半眠半起。镇日的有人来找，没本事出去会话。王忠去了几日了，小姐曾叫人到报房里打听得消息么？”丽娟道：“曾差张惠到外打听，都说没有恁凶信报来。究竟不知怎么的，叫我镇日委决不下，就做些针黹儿，都有心没相的。”二娘道：“昨日，二爷晚上也差李兴去报房里问的，也说没有甚别消息，料也无妨。”丽娟愀然道：“只愿如此便好。”秋黍取茶来吃过。二娘道：“二爷有什么话，要与小姐说。二爷走不动，要请小姐过去。”丽娟听说，心里突然一跳，不知又有甚话，却不好问明。乃起身道：“同二娘去，叔叔在楼上么？”二娘道：“正是。”丽娟便走。兰英乃叫春香道：“春姐，你把针线儿收了。我随了小姐去来。”丽娟道：“正是，你且把针线收过着。”

一行儿三人便下楼，到再思卧楼上。只见再思包着头，靠坐在椅子上。丽娟叫道：“叔叔。”再思把身子略起一起，道：“小姐，你坐了。”丽娟向下首坐了，道：“叔叔有何分付。这两日身子可好些？”再思道：“略略好些。昨

日我差李兴去报房里问你爹爹消息，没有恁别信，料也不妨事。前日王忠去，我只叫他问声，连书都没有写。今请你来没有别话，今日是九月二十五日，再过了五天，便是十月朝了，向来合家去坟前祭扫。到那日我身子若好，便同你们去；若还不健，我便打发你们去罢！故请你来说知。”丽娟心下转一念时，乃道：“春秋祭扫，自然要去。若得叔叔同去更好。倘叔叔身子不健，侄女也不便出门。”再思道：“你久不在家，今初回，理当祭扫。有你哥子同行，去也何妨！”丽娟道：“且到那日再行斟酌。”坐了一回，见没有话说，便别了再思、二娘，同兰英回来。

张惠妻子随着上楼道：“小姐在二娘那里去来？”丽娟道：“二爷请我去，为十月朝祭扫事。”张婆道：“小姐不去呢？”丽娟道：“二爷若不去，我也不便自去。”张婆道：“这也说得是。”丽娟重取出鞋子，做了一回。到晚上，丽娟吃晚饭。张婆上楼来道：“小姐，十月朝祭扫只怕小姐该去哩！”丽娟道：“为什么该去？”张婆道：“方才张惠在城外，会见慧圆庵里老香公，他竟不知小姐回来，说起了方才晓得。他说，赶回去，明日叫净莲姑姑来看小姐哩！我想老夫人在生时，也有偌多东西舍在那庵里，原来看坟的香火庵。净莲出家，也是老夫人替他剃度。后来净莲当了庵主，每到春秋祭扫时，就在庵里歇宿，为此故，更舍施庵田二十亩。老夫人已死十多年了，小姐已是十多年不到坟上。今次初回，也该做些功德与老夫人，到坟前祭奠也该应的。有那净莲庭院在那里，便歇宿一两天也不妨事。我向来竟已

忘记了，才得记起，故此来与小姐说知。”丽娟道：“前日初回家时，我心上原转念要做些杆事与太太，却忘了净莲姑子。近日为二爷病患，更因老爷中箭消息镇日心头忽忽的。不是你说我竟一总忘了。”沉吟了一回道：“便是那般说，到坟上去祭扫，就在净莲庵中做几日道场，却也一举两得。那净莲虽然幼时熟识，因是暂时相会，如今已忘了他的面目，更不知他做人是怎么样的。”张婆道：“再没有那净莲姑子做人好了。老爷从来不许姑子上门，独自叫净莲好。那净莲是老夫人舅家邻居，四十多岁丧了丈夫，立志守节。翁姑几次逼嫁，几番上吊救免，情愿弃了儿女出家。故此老夫人送他到慧圆庵里。老爷向来道他是个正经人。他做人老实，也不会说骗人家东西。不象如今那班姑子会虚头霍脸，妆神弄鬼。他一知道小姐回来，明日必准来的。小姐就与他说了礼杆事情，到明朝正好拈香。”丽娟道：“既然如此，明早须去与二爷说知。”

当夜无话，到明日上午，便将追荐之事，过去与再思说知。再思心里大为乐意，极口称赞道：“贤侄女好孝心，正该如此。我那日若身子健了些便去，倘还不能脱体，你与哥哥同行罢。”丽娟坐了半晌，又说说净莲的事，即别了回来。

吃过午饭，将近下午时候，只见张婆先上楼道：“小姐，净莲师父来了。”丽娟道声：“请来。”言未毕，只见净莲在前，二娘在后，一齐走到。净莲先叫了小姐，“一别十年，小姐长得这般标致了。”小姐也叫了师父，相见过。二娘道：“方才师父说，特来看小姐。先到我那边见了二

爷，叫我陪着来的。小姐别了多年，只怕也有些忘了。”便各坐下，丽娟道：“见面时自然认得。师父今年高寿多少？”净莲道：“五十八岁。方才问二娘，知小姐青春十七，相貌这般标致，真是前生修来福分，莲花化生的。”兰英送上茶，净莲道：“那位就是安家姐姐么？那年也还幼小，如今年纪只怕也与小姐相仿，相貌也恁般好。小姐在任上时及回来都平安？小姐回来已三个月头，小尼总不知道，来看迟了，小姐休要见怪。”丽娟道：“怎说这话！我回来没有差人候你，原作料十月朝祭墓便来相看。”张婆上楼道：“方才师父有四盒礼，叫香公担来的，现在楼下〔等〕候。小姐收不收？”丽娟道：“怎便多谢师父。我没有相送，反承见惠，却不当了。”净莲道：“昨日香公回来说知了，急欲来看小姐，没有备得好礼，胡乱买些粗点心来，定不中小姐吃的。”丽娟道：“多谢师父美意，怎说这话。”只见张婆同秋黍等搬盒上楼，乃是两盞的涿州饼，一盒葡萄，一匣龙眼，将来收过了。春香送茶来吃，兰英便备了一席点心摆在中间桌子上，三人坐下吃茶。丽娟问了祖茔及母亲坟墓。净莲道：“有小尼等在彼朝夕看觑，都是好的。”丽娟又问了庵中几位女师。净莲道：“连老香公烧火妈子，共是七人。”茶罢，小桃、张婆等又摆上饭来吃过。净莲要别，丽娟道：“今日师父早来到此，已是午后。如今将要夜了，却要回去，那里走得及。我还有话与师父说。”二娘道：“今日生成宿了去，不消客套。”净莲道：“阿弥陀佛，小尼怎敢客套。只是不该吵闹小姐，城中有法庆庵，也

是我们眷属，离此不远，意欲那里宿歇。小姐既有话分付，自当从命了。”便下楼对老香公道：“承小姐留我住了。你可往法庆庵去宿罢，明日早来，同我下乡。”丽娟叫兰英封了二钱银子，付香公作脚力。

停了一回，摆上素酒。素玉也请来相陪，净莲不会饮酒，略略见意，丽娟与素玉也不吃。二娘道：“秋黍，你拿酒壶与我，等我自斟。”秋黍即递上酒壶，二娘取来自筛自饮。净莲问一会老爷的官，问一回小姐路途辛苦，说一回土贼消息。丽娟乃将十月朝扫墓及做功德的话说知，要做三日道场。一者为保护老父灭贼还朝，身体康健；二者追荐老夫人，以资冥福。净莲见说，大喜道：“小姐孝念如此，自然感动神天，存殁皆蒙佛佑。”丽娟道：“我一回来，即有此念。师父若不到来，亦要着人知会。”净莲道：“定于那日启建？小尼便好准备，约得几众女师？”丽娟道：“就是来月初一日起，至初三日止。女师便请七位罢！”净莲道：

“小尼只好打杂。本庵只有四人，就在法庆庵里请了三位罢。初一起建道场，小姐初一来扫墓正好拈香。”当下讲够多时，将及一鼓，大家吃过晚饭。二娘道：“师父今夜何处安置？”净莲道：“胡乱些罢。”丽娟道：“就在我床上睡。”净莲道：“小姐请独自睡罢。我日里已看得了小姐床横，想是安家姐姐的床。我与安家姐姐同睡罢。”丽娟再四请他，净莲只是不肯。二娘道：“既然师父不肯，便与兰英同睡也是一般。”兰英见说，便另取一被，向自己床上铺下。净莲笑道：“吓！安家姐姐你就是这等憎嫌我，老人家

不许亲近你的香体么？”兰英道：“恐我们被褥肮脏，故此另铺的。”净莲笑道：“我是这般说笑。”二娘等也笑起来，又吃了一回茶，二娘同素玉别去。

歇宿一夜，来朝起身。吃过点心，只见张婆来说：“香公来了，要同净莲师父回去。”丽娟要留一天，净莲必要下乡，且要到法庆庵去请三众女尼。丽娟因令厨下一面早做素饭，一面取出白银一两付与净莲，以作香资斋供。净莲接了，十分致谢。道：“到那日隔晚，小尼当进城来请。”丽娟道：“一则路远，二来师父年高，不必多这一番往返。”净莲吃过饭，起身作别。丽娟送下楼来便住，二娘直送到大厅方别。净莲又到法庆庵知会了，方回本庵。那时李再思还装着病，总不下楼。丽娟又向叔子说知初一做道场，诸项都令净莲料理。再思肚里暗喜，私下叫喜儿去白子相家送信，白子相即往刘家约会。

到了九月三十日，丽娟便到再思楼上说话。再思道：“我身体尚未痊愈，不能前去。二娘要伏侍我也不能去。你妹子连日说，有些不快也未必去了。”丽娟道：“叔叔若不便劳碌，二娘要在家伏侍不去罢了。妹子有何不快，便去也不妨。况十月朝，理当祭扫。”二娘道：“二小姐连日说要去。他身子向来是这般的，正好去散散心。”再思道：“去不得，今季天道觉得风霜利害，他身子软弱，不去的是。”二娘道：“你身子不好，我要在家照应你，我又去不得，二小姐若不去，大小姐却叫谁作伴呢？”再思沉吟一回，道：“昨日王州判家来借我的轿子，要往乡里去。今素玉若去，大

轿却不在家。”二娘道：“转到别家借去。”再思道：“明日往坟上，直待初四上来，别人家的东西，那肯借与人许多日子，若空轿抬来抬去，见得费力更兼费事。”二娘道：“若这般说，二小姐便坐小轿罢！”丽娟道：“妹妹若坐小轿，我也不必用大轿了。”再思道：“你是初回来，生成坐了大轿去，你妹子便坐小轿罢了。”当下商议定了。

到明日早上，丽娟令张惠备办了祭仪，请兄妹来一同吃了早饭，梳妆穿着。别了再思，带了兰英、春香并张妈跟随。素玉令小舟、李妈跟去。二娘等俱送至大门。丽娟坐了大轿，众人坐了小轿。李彦直、张忠、李兴并小厮等俱骑了马，叫两个脚夫挑了许多祭物。另以牲口驮了那些铺程，一行人便望慧圆庵来。

行够多时，尚离庵五、六里路，早有净莲同香公来接，直到庵门下轿。兰英等先出轿扶持，然后丽娟同素玉出轿进庵。诸女尼人等都来相叫见礼。净莲先请丽娟兄妹三人到客座里，先吃了点心，净了手，各到佛前拈香，然后到祖塋上来。开了侧里一头墙门，便是坟前甬道，有那些树木扶疏。张惠已同李兴等在祖塋前摆下两桌祭筵。丽娟母亲的坟墓，另有一个罗墙，拜台上也摆下祭筵一席。李彦直各先拜过了。丽娟先拜了祖坟，后到母亲坟前设祭奠酒，烧化黄钱冥器，哀哭一回。那时已是向晚时候，中斋已过，净莲重新宣疏，丽娟又拜了佛。净莲已备下几席素饭，上下人等俱各吃酒。张惠分付轿夫等，一总进城，初四日，绝早来接。轿子俱安放在后边空屋里。

净莲同了丽娟兄妹在庵中各处走看。那庵却也宽敞，共四进房子。第一进，山门一带五间，着东一间起一个阁，供奉白衣观音像。有一个匾题‘白云阁’三字就是李奇勋写的。阁外便是大路。庵左边也有七、八家人家。四边眺望，尽为空旷，大路上行人也少。第二进，佛堂三间，东西两旁对面厢房各三间。东三间是禅堂；西三间是个小客座，可以安歇之处。第三进共七间；中三间是客座，两旁各二间是尼僧卧房。东西对面，各有厢房两间。东两间亦是卧房。西两间是堆贮米粮器物之所，名为库房。后边一带七间，两旁厢房四间，是灶室、浴堂、柴房、磨房、杂作等屋。烧火妈子同一小尼宿在后边。香公宿在山门旁屋。丽娟等一一看过，却也井井有条。净莲指点小姐们在客座左边房里做卧处，各将铺程铺设停当，众尼都在东二间厢房卧室里睡觉。李兴、张惠等各宿外边，牲口喂在门房里。一一料理已毕，看看红日西沉。众尼做了功课，吃了晚饭，各就安寝。

明日，起身梳洗，众尼依旧去念经拜忏。丽娟兄妹们又到阁上闲眺。一连三日，到了初三，功德圆满。丽娟又出些斋衬钱，众尼不胜感谢，香公及服侍人等各有赏赐。

到夜来，丽娟觉得有些疲倦，上床再睡不着，只管翻来覆去。兰英等听见小姐只管翻身，问道：“小姐怎么今夜睡不着，想是连日辛苦了？”丽娟道：“也没恁辛苦，不知为何，这般难睡。”约半夜有余，方才合眼。朦胧之间，只见老夫人来道：“丽娟孩儿，难得你这等孝念。明日你有虚惊，做娘的自来照顾。”说罢就走。丽娟见是母亲，一把拖

住衣裳，道：“母亲，你那里去？”老夫人道：“我儿，你不要扯我，那边却有人来了。”转眼不见了夫人，扯住的却是叔叔再思。丽娟便道：“叔叔，是我母亲来？”再思道：

“谁见你母亲来。我已将你许了人家也。”丽娟见说，吃惊不小。放了手，要理论时，忽然不见了再思。却听得四下里金鼓震天，人声喧嚷，象似兵马杀将来了。心下便想道：

“母亲方才说我有虚惊，必是这个事情了。母亲又道自来照顾，怎么不见？”便连叫：“母亲救我！母亲救我！”猛然惊醒。那时素玉与兰英都睡在床上，听得丽娟梦里唤声，一齐惊诧，询问梦中有何骇异，这等喊叫。丽娟定了神魂，觉得诧异，扯谎道：“梦中与老夫人到一池边游玩，失脚几堕，是以惊醒。”众人都胡乱安慰了一番。

天明起身，那日却要进城了，即连忙梳洗。素玉到那边彦直房里去说话。丽娟推说解手，众尼与丫鬟们都走开了。

丽娟便与兰英备细说梦中之事，道：“叔叔必有暗算，故老夫人梦中示警。”兰英惊愕道：“必有暗算。前日下乡，隔晚小姐去与二爷说话，二爷便不肯放二小姐同来，后又推托大轿不在家。二娘说了小轿，才依允了。那种情景大有可疑。今太太梦中显示，决有虚惊，不可不防。”丽娟道：

“你试想，如今入城，那里见得虚惊来？”兰英一想，道：

“除非路上抢了小姐轿子去，这便是他们的歹念头了。”丽娟猛然道：“是呀！不令大轿同来，显有分别记认。当如何更换了便好？”兰英道：“小姐，少间只推身子不快，我自去。”丽娟尚未会意，方要再说，素云同小舟来了，便不